

阿富汗事件與世界危機

尹慶耀

時間是一條長河，沒有方法用人為的力量截斷。但人們習慣上常把十年做一個區劃，並指出它的特徵。這當然並不意味着一個年代和另一個年代之間會發生斷層，不是說除特徵以外的問題都不存在。

在右述的前提下，我們似乎可以說，五十年代的特徵是東西冷戰，那是意識形態的衝突；六十年代的特徵是南北對立，那是貧富問題的糾葛；七十年代的特徵是多元化、權力擴散，在「和解」的口號下繼續緊張；八十年代的特徵可能是東西、南北問題交錯，緊張、多變、混亂、不安，在和戰邊緣上摸索前進的時代。當然這只是推測而已。

其實，貫穿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整個時代的一條主流，就是美蘇的戰略對抗，這項對抗的方式，就影響到各個年代的特徵。談到戰略對抗，蘇聯的政策是一貫向前；美國的政策是不斷改變模式、轉換方向。截至現在，那情形、那結果，很有點像「龜兔競走」的寓言。

在以「和解」為號召的七十年代末——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七日，蘇聯在阿富汗直接導演了一次政變^①。跟着蘇軍就進入阿境，親自動手攻擊阿富汗的反共游擊武力。由於這次事件，是否意味着「和解」暫告死亡？若果如此，那麼，世界會進入「新冷戰」時代或靠近熱戰邊緣嗎？這些暫難斷定，但八十年代由阿富汗事件揭開序幕，就象徵着這極可能是一個緊張、多變而又混亂、不安的年代。

一
阿富汗事件不是偶發的，它是美蘇戰略對抗的一環。

俄國是個大陸國家，缺少出海口。「俄國要水」，從帝俄時代起，它就到處找尋溫水港。帝俄向外發展，有三條路線：(一)由

註① 一說阿敏係在蘇聯邀宴時被當場格殺。

歐洲大陸西進，打通東歐走廊，以出地中海；(二)由亞洲大陸東進，掠奪中國領土，攫取朝鮮，以出太平洋；(三)由中亞南下，經阿富汗，進窺印度，以出印度洋。打通出海口，在四周建立緩衝地帶，鞏固安全邊境，使自己立於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不敗之地。這項帝俄的傳統政策，蘇聯全部承襲了下來，而且正着着推進。再加上共黨式「救世主」的世界革命，到處推廣馬列「福音」，藉以改變世界地圖，使國際政治勢力量變質變到對己有利。

依目前情勢看，蘇聯把東歐關進鐵幕，雖然並不會建立起銅牆鐵壁，但至少在防衛西歐攻擊時，有了一個緩衝地帶。在遠東，它不僅在中蘇邊境部署重兵，也在海參崴周圍，包括日本北方領土中的三島（國後、擇捉、色丹），加強它的海空軍力以及核子戰力。今後，如果它再能控制阿富汗，進窺伊朗，威脅巴印，又可在南疆築起一道圍牆，並進而在印度洋上取得溫水港。到時候，蘇聯的戰略優勢，可真不易動搖了！正是爲此，自由世界在阿富汗問題上，絕不可再虎頭蛇尾，叫嚷一陣後不了了之，像貝介類一樣，把軟體縮回甲殼裏。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蘇聯曾對自由世界發動和平攻勢，其成就並不很理想；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自由世界的「和解」政策，的確給蘇聯製造了不少有利的機會。布里茲涅夫也強調「緩和」，但那並不妨礙蘇聯發展各式武器。一九七二年美蘇第一次限武協定（SALT I），美國在數量上吃了虧，但它還在技術上領先，可以以質制量。可是，在一九七九年美蘇第二次限武協定（SALT II）達成協議時，美國在技術上業已失去領先地位！

蘇聯認爲「緩和」並不影響社會變革和民族解放，它可以前者爲藉口支援西方國內的工人運動和階級鬭爭，又可以後者爲藉口支援第三世界的左翼勢力，從安哥拉到非洲之角，從中南半島到阿富汗，蘇聯的擴張都是在「和解」「緩和」的時代達成的。至於蘇聯藉「緩和」爲自己爭取一個和平建設的環境，甚至爲自己爭取經濟合作、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與貸款，自更不在話下。

西方的「和解」政策，還伴隨着一個「權力均衡」的幻想，它們希望靠拉攏中共以牽制蘇聯，其效果又適得其反。試想，日本和中共簽訂「和約」，美國和中共「建交」，西歐國家也想出售武器、提供貸款，協助中共「現代化」，以增高中共的抗蘇力量。不論其成效如何，蘇聯都會覺得討厭。何況華國鋒在西歐尤其是鄧小平在日本和美國，大聲鼓吹「反霸」，甚且呼籲美國、日本、西歐和中共聯合反蘇，再加上布里克斯基和孟岱爾強調美國和中共「平行的戰略利益」，一個「強大的」中共符合美國的利益，要和中共建立八十年代的關係。日本首相也湊熱鬧到中國大陸一行，並答應給予中共若干貸款。這一切都帶有對付蘇聯的味道，莫斯科又豈能毫無反應？

蘇聯絕對不會撤退它駐在東歐國家的三十一個師，因爲那些軍隊的任務不僅在對抗西歐，還要防止東歐國家的離心傾向和鎮壓人民的反蘇反共運動。因此，要中共將蘇聯軍力吸引在東方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當然，蘇聯也確實加重了對中共的壓力，但同時它也並未降低對西歐乃至對美國的威脅。

從克里姆林宮看問題，其角度可能是和我們不同的。它一直抨擊美、日、中共在搞三角同盟。去（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布里茲涅夫在參加東德國慶（七日）活動時，在東柏林宣布：爲了「使爭取歐洲軍事緩和的多年努力擺脫僵局和爲從空談轉向採取實際行動作出榜樣」，蘇聯將單方面從東德撤出軍隊兩萬人和坦克一千輛。他還表示，如果西歐不再進一步部署中程核武器，蘇聯準備減少部署在蘇聯西部地區的中程武器的數量。蘇聯新聞社說：這是把「策略上的新穎和戰略上的持續性結合起來」^②。西方認爲蘇聯的新和平攻勢並無新的實質意義，因此，北約組織仍然決定配置美國新式潘興二號飛彈及巡航飛彈五七二枚，其射程可達蘇聯境內的戰略目標。

克里姆林宮看到美國與中共勾搭及西歐配置新型飛彈，它都不能阻止，第二階段限武條約在美國參院不易批准，於是就趁美國爲伊朗問題所困時，直接干預阿富汗，在那裏找尋一個突破口。

二

阿富汗地處歐亞大陸的屋脊，爲古今兵家必爭之地。十九世紀帝俄的南下政策受扼於英國。一九一九年阿富汗從英國保護領獲得獨立，蘇俄自然不會放棄它對阿國的野心。阿富汗和鄰國巴基斯坦常有爭執，西方國家援助巴基斯坦，阿富汗也就轉而求助於蘇聯。

阿富汗以興都庫什山爲脊梁，中分南北兩部。南部屬伊朗文化圈，北部接近蘇聯並在其影響之下。一九七三年七月政變後成爲共和國，陶德（Mohammad DAUD）總統似有偏向伊朗傾向。一九七八年四月廿七日政變，陶德兄弟遇害，由馬克思主義者塔拉基（Noor Mohammad TARAKI）繼任總統，改稱民主共和國，自此阿富汗與蘇聯進入蜜月期，但反共的回教游擊隊却日漸壯大，全國動盪，甚至時有政府軍加入游擊隊的報導傳出。蘇聯唯恐塔拉基政權崩潰，希望由蘇聯正規軍介入，鎮壓反共武力。但當其提出此項試探時，却爲當時任總理的阿敏（Hafizullah AMIN）所拒。一九七九年九月，塔拉基參加在古巴召開的不結盟國家會議後，返國時途經莫斯科，在克宮受布里茲涅夫擁抱，但布低聲耳語中，告訴塔拉基要把阿敏的總理職務解除。不意阿敏先下手爲強，於同月十五日發動政變，殺害塔拉基而取代其總統職位。惟反共軍益趨活躍，蘇聯派遣軍事顧問五百人，其中約一百人在阿伊邊境赫拉特被殺^③。蘇聯乃一方面策劃政變，一方面準備直接軍事介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七日蘇聯誘殺曾在美國讀書的阿敏，支持卡默爾（Babrak KARMAI）上台，而蘇聯的大軍也源源進入阿富汗。

蘇聯這次公然的侵略行爲，幾乎引起全世界的抨擊。但克里姆林宮却指摘「美國、中共、埃及携手支援阿富汗國內的反革命

註② 轉引自中共《紅旗》雜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號七一頁。

註③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六日）第七面。

勢力」^④。這樣就可把責任推給別人，表示蘇聯和阿富汗只是被動的對應。甚至可說成是「正當防衛」。

蘇聯的介入阿富汗，似乎是早有準備。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蘇聯與阿富汗有「友好善鄰合作條約」的簽訂。其第四條規定：締約國雙方基於友好善鄰傳統及聯合國憲章的精神採取行動，以確保兩國的安全、獨立及領土完整為目的而進行協商，根據雙方合意採取適當措施。為加強締約國雙方的國防力量，雙方將以兩國間締結的有關協定為基礎，在軍事領域繼續發展合作。第八條規定：締約國雙方將致力發展亞洲各國間的合作，確立該等國家間的和平、善鄰、相互信賴的關係，以及基於大陸所有國家的共同努力，促進有效的亞洲安全保障制度^⑤。

基於前者（第四條）蘇聯自稱：(1)應阿富汗邀請而進軍；(2)是基於蘇阿友好善鄰合作條約所規定維持和平與安全的條款而行動；(3)合乎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個別的、集體的自衛權」之規定^⑥。由此看來，條約簽定之初，蘇聯就已為出兵預留了地步。進而再看到前引第八條的規定，可知蘇阿條約乃係蘇聯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之一環，今後它仍願與亞洲其他國家簽訂類似條約（蘇聯與南葉門的友好合作條約第十條與蘇阿條約第八條相同。又一九七八年一月日本園田外相訪蘇時，蘇外長葛羅米柯所提日蘇善鄰合作條約草案，也有類似蘇阿條約第四、第八條之條款），那也意味着蘇聯將來可能在亞洲其他締約國中重演阿富汗事件。

蘇聯的論調有無說服力是另一回事，但如果說進侵阿富汗一事，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曾持反對的態度，那是可疑的。因為就目前情況言，布里茲涅夫的權威，並未受到挑戰。本（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三日，蘇聯「真理報」揭載了布里茲涅夫答該報記者問，他認為一九七八年四月阿富汗軍事政變後，樹立塔拉基的共產主義者政權，「是阿富汗人民開始踏上獨立自由之路。但是，革命後的阿富汗却受着外來勢力的侵略和肆無忌憚的干涉」。他強調蘇聯進軍是有條約根據的合法行動。他又猛烈抨擊美國，指其將一系列對蘇制裁的措施，裝點成合乎國際道義的行為。但是，依靠此種冷戰手段，是不能加害於蘇聯的，最終受損害的將是美國自己^⑦。這項談話證明，布里茲涅夫目前並未病重，其談話顯然是對英國「觀察家報」所傳蘇共政治局內部對侵阿意見不一致的一項答覆。

這裏還想澄清一項問題，阿富汗會成爲蘇聯的越南嗎？它會不會遭到美國在越南一樣的失敗？

首先，我們肯定蘇聯要有效控制阿富汗，扶穩那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權，那還要一段歲月；反共而又驕悍善戰的阿富汗回教人民，是不容易俯首貼耳、唯唯諾諾的。但期望阿富汗會成爲蘇聯的越南，那也不簡單，因爲阿富汗不是越南，而蘇聯也不是美

註④ 蘇聯（真理報）（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

註⑤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三日）第二面。

註⑥ 同註⑤。

註⑦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第三面。

國。阿富汗面積六十四萬七千平方公里，人口二千零三十四萬（一九七七年中）。境內多山及沙漠，氣候異常乾燥，首都喀布爾附近年間平均氣溫攝氏十二度，年間平均降雨量三五〇公厘。它沒有越南那樣的森林與沼澤，也沒有不利於現代化作戰而只利於游擊隊的雨季。一望無垠的沙漠，無礙於蘇聯的坦克轆轤而過。童山濯濯，更便於裝甲直昇機對游擊武力的追蹤。我們不能忽略，當年的北越（它是一個政權，有自己的國防軍）有蘇聯和中共的大力支持。而今在阿富汗的蘇聯，也不是當年在越南的美國。美國打的是不求勝利的有限戰爭，軍事行動有若干禁區；蘇聯打的是無限戰爭，它首先會封鎖阿巴、阿伊邊界尤其是若千山隘，隔斷游擊隊與國外的聯絡。我們總以為美國在越南的失敗原因，在政治不在軍事，在國內不在國外，在心理不在物理，在會場不在戰場。但我們很難期望蘇聯會蹈此覆轍。我們堅信，為反共、為民族存亡而英勇抗戰的阿富汗游擊武力，是需要劍及履及的大力援助的，以最初的高估作為延誤援助的理由和最後推卸失敗責任的藉口，都不是自由世界應有的態度。

三

我們說過，蘇聯進軍阿富汗是帝俄政策的承襲，也是美蘇戰略對抗的一環，而美國和中共的勾搭，就成了它的催生劑。自從七十年代以來，美國一方面同蘇聯「和解」，一方面又拉中共制蘇聯。於是蘇聯也正面同美國「緩和」，側面向外擴張，作戰略性的迂迴反擊。如果我們不健忘，該還記得，一九七一年七月華盛頓（十五日）與北平（十六日）同時發表尼克森將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訪問中國大陸。同（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蘇聯就與印度簽訂二十年「和平友好條約」（從那時起，印度就不該稱為不結盟國家了）。十二月初印巴戰爭爆發，蘇聯一方面警告其他國家不得介入，一方面將武器物資源源運印，兩星期後戰爭結束，孟加拉（東巴）獨立，巴基斯坦被割裂，而美國與中共束手無策。那是美國開始與中共勾搭後蘇聯的第一次行動反擊，其結果必然是鼓勵了蘇聯擴大向外伸張的胃口。此後，蘇聯就繼續與伊拉克（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安哥拉（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莫三鼻給（一九七七年三月卅一日）、索馬利亞（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廢止）、衣索匹亞（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廿日）、越南（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阿富汗（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南葉門（一九七九年十月廿五日）分別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且都帶有若干軍事同盟的性質。其中蘇越、蘇阿條約，顯然是中共和日本簽訂「和約」及加緊對美勾搭的直接反應，而蘇葉條約則係由伊朗政變所引起。從地理上看，安奇拉的羅安達（Luanda）港和莫三鼻給海峽，可控制着中、南部非洲的東西兩岸，蘇聯不僅可使用羅安達港，且正協助莫三鼻給擴建那卡拉（Nacala）港，使其現代化，並在貝伊拉（Beira）港建設空軍基地，這些都有助於將來蘇聯之經略中南非。蘇聯已取得衣索匹亞之馬薩華（Massawa）港使用權，這原是美國在厄立特里亞（Eritrea）省兩個重要海軍基地之一^⑥，蘇聯可用以取得因索馬利亞撕毀「友好合作條約」而失去的索國柏柏拉

註⑥ 另一軍港為阿薩布（Assab）港，是否亦為蘇聯使用，尚無可靠資料可據。

(Berbera) 港。南葉門的馬克思主義政權與蘇聯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後，其亞丁 (Aden) 港及其他基地，亦可供蘇聯使用。如此，蘇聯事實上已控制着紅海的東西口，威脅着沿岸產油國，並遙遙窺探着荷莫茲海峽 (Strait of Hormuz)。依一九七九年一至六月的實況言，通過荷莫茲海峽的油輪，每天平均七十七艘 (每十九分鐘一艘)，除共黨集團外，全世界石油供給量每天約四、七〇〇萬桶之中，約百分之四十即二、〇〇〇萬桶，係經由該海峽運出^⑥。正是爲此，去年柯錫金才親訪南葉門，其後並簽訂「友好合作條約」。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區是東北亞，那裏除了海參崴 (Vladivostok)、蘇維埃港 (Sovetskaya Gavan)、彼得羅巴伏洛夫斯克 (Petropavlovsk) 等蘇聯港口外，年來更銳意經營得自日本的千島羣島北方四島，在其中三島——國後 (Kunashiri)，擇捉 (Etorofu) 以及色丹 (Shikotan) 做了軍事部署。這一方面是保衛西伯利亞的建設成果^⑦，一方面對包圍中共及推行「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有助，更重要的是對美戰略對抗措施的一環。千島羣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進攻夏威夷的基地，美軍反攻時，在北方也經由此等島嶼接近日本。蘇聯現今已將鄂霍茨克海建成對美作戰的核子潛艇基地，需要堪察加半島及千島羣島的軍事設施予以保護。若干資料稱，蘇聯早已使用越南的峴港 (Na Nang) 的各種設施，高棉的金磅遜 (Kompong Som) 港，已成爲後勤補給基地。又，儘管越南一再否認，但美、日、中共都有報導稱，蘇聯已獲得金蘭灣 (Cam Ranh Bay) 的使用權，果爾則蘇聯太平洋艦隊活動力即大爲增強，以金蘭灣爲跳板，由西太平洋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也更爲容易。

如今從大西洋經印度洋到太平洋，蘇聯的戰略弧形業已形成，小弧形可採地中海→紅海→印度洋→馬六甲海峽→西太平洋→臺灣海峽→對馬海峽→韓國海峽→海參崴路線，大弧形則經好望角再入印度洋。這個形勢是值得注意的。

四

蘇聯不可能永遠處在有利地位，伊朗事變後，回教世界掀起反美風，美國聲望固然遭受打擊，但美國軍艦不斷向阿拉伯海集中，使得蘇聯在紅海沿岸的優勢地位行將動搖。倘使波斯灣發生戰火或是美軍登陸伊朗，和伊朗接壤的蘇聯自然不安於枕。於是，蘇聯就進軍阿富汗，攫取進攻退守的有利地位。蘇聯控制了阿富汗，就對中共構成大迂迴包圍態勢，而巴基斯坦更感受到立即的威脅。往南，蘇聯可支使阿富汗，鼓動並協助伊朗東部，巴基斯坦西部的俾路支 (Baluch) 人的分離運動，進而奪取阿拉伯海上現屬巴基斯坦的古老天然港口格瓦達 (Gwadar)。但這恐怕不是目前的事，操之過急，反而會激起俾路支族的反抗。現今

註⑥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第二面。

註⑦ 蘇聯在海參崴東北不結冰的亞美利加灣 (Gulf of Amerika 前稱 Wrangel Bay) 上建設新港沃斯托尼 (Vostochny)，預計每年吞吐量三、〇〇〇萬噸。附近的納霍德卡 (Nakhodka 原爲小漁村) 港，現每年吞吐量一、二〇〇—一、三〇〇萬噸，各國商船不斷往來，蘇聯須有武力保護。

它只要加強未來行動的優勢地位即可。

蘇聯的下一目標似在伊朗。一月廿日晚，伊朗外長高布薩德表示，蘇聯軍隊現距伊朗邊界僅三〇公里。他指出蘇聯軍隊出現在阿富汗，對伊朗的克斯坦及俾路支省構成嚴重危險。他認為那是伊朗所不能保持沉默的。駐德黑蘭的蘇聯大使館於同一天發表聲明，否認蘇聯軍隊集結目的在攻擊伊朗南部油田的報導^⑩。然而，蘇聯真正的目標，恐怕仍是後者。蘇聯雖然日產石油一、一五〇萬桶，除自用外尚可提供東歐使用，小部份可向西方輸出。但近年來本身需要增加，而石油增產速度減緩。現蘇聯正擬以煤炭為主要能源，而將石油轉用為化學工業原料，且已告知東歐不能再仰賴蘇聯的石油（東歐於七〇年代已向中東購油）。西方相信至八〇年代中期，蘇聯將由石油輸出國轉為輸入國。按蘇聯早已向伊朗購買天然氣，當其本身產油不敷需求時，自然會想到伊朗乃至紅海沿岸的油產。據報導，沙烏地阿拉伯已告訴美國和英國，蘇聯和古巴已在鄰近沙國的南葉門加強軍力^⑪。這些都和石油有關。自己控制油源或阻斷西方的油路，那將是比核武器更厲害的武器。

高布薩德在談話中表示，蘇聯可能利用一九二一年的條約「於軍事上對伊朗進行干預」^⑫。一九二一年時，蘇聯尚未成立，係由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與波斯簽訂過一項條約，規定締約國一方受到侵略威脅或外來勢力利用一方作為威脅另一方的基地時，締約國另一方是可以出兵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蘇聯會引用上項條約出兵伊朗北部，對抗希特勒對波斯灣的威脅。一九四五年蘇聯在伊朗北部成立阿塞拜疆和庫德兩個共和國，並拒不撤軍，是杜魯門調動軍隊強迫蘇軍於一九四六年撤出伊境。現今簽約國雙方國名均已變更，但蘇聯大百科全書稱該約依然有效，惟伊朗聲稱它已於去（一九七九）年單方面將該約廢除^⑬。不過，蘇聯的侵略行爲，不一定都要以條約作藉口。

五

蘇聯進軍阿富汗，不僅使得西亞和中東的緊張情勢升高，甚至整個世界都陰霾密佈。西方如果沒有有效對策，其聲望上所受的打擊，將較其戰略上的損害尤為嚴重。

依卡達通訊社報導，英國外交部政務次官赫爾德在記者會上說，自從英國於一九七一年撤出波斯灣後，它認為波斯灣的安全

註⑩ ▲路透社▽德黑蘭及▲美聯社▽德黑蘭（一九八〇年一月廿日）電，臺北〔聯合報〕（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二日）第四版。

註⑪ ▲美聯社▽貝魯特（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一日）電，臺北〔聯合報〕（同月廿二日）第一版。

註⑫ ▲合衆國際社▽德黑蘭（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一日）電，臺北〔新生報〕（同月廿二日）第四版。

註⑬ 同註⑫。

是此一地區的國家的責任，但是「如果這些國家在安全需要方面發現任何缺陷，歐洲和英國將願意提供幫助」¹⁵。沒有那個西方國家不重視中東的石油，不反對蘇聯的侵略行動。惟在聯合制裁蘇聯方面，西方既表現步調不一，聯合國要求外軍撤出阿富汗的決議，也如此溫和而無力。但蘇聯的軍隊，却仍源源進入阿富汗境內，甚至有幾千名顧問，要從行政方面去實際控制阿富汗。

平心而論，卡特總統幾乎已採用了除戰爭以外的所有可能採用的手段來對付蘇聯，例如減少對蘇售糧、延緩美蘇文化及經濟交流、禁止以高級技術與戰略物資輸往蘇聯、杯葛莫斯科夏季奧運會及要求國會延緩批准SALT II等等，這不能不說他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然而，杯葛奧運一度受到本國奧運會的反對，減少出售穀物，會損傷到本國農民的利益……，至於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的歐洲之行，顯然並未說服盟邦與美國一致行動。

倫敦的星期電訊報在一篇長文裏說，在幼稚和不切實際地追求和解之後，美國總統卡特現在又以同樣幼稚和不切實際的態度與蘇聯對抗，這實在令人難以斷定卡特所扮演的那一角色較為出色。文章並不否認蘇聯侵略阿富汗是對世界和平的一項重大威脅，但它說在企圖組織共同行動來顯示西方國家的決心時，卡特總統只成功地暴露了西方國家游移不定的態度。該報的文章指出，除了英國之外，沒有一個其他的北約盟國願意採行同一路線。在分析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時，該報認為，在鼓勵過西歐國家對蘇聯採取和解態度之後，各式各樣的聯繫就此進入了鐵幕——商業、文化、政治、外交，還有特別是心理上的影響，華盛頓若預期這些都能够突然改變，是十分不合情理的。該報問道，西歐各國怎麼能够肯定，當他們切斷了與蘇聯進行的利潤豐厚的貿易之後，美國會不會又很快改變主意¹⁶？

實際上，在和解政策下，不僅意識形態被普遍漠視，所謂沒有永久朋友，沒有永久敵人，只有永久利益的現實外交，又被發揮到極致。既然沒有任何兩個國家的利害是完全一致的，則所謂聯合、團結也就障礙重重了。但是，缺乏一致團結的努力，會使對蘇制裁減低效果。

美國手裏那張中共牌，在當前世局中只能刺激蘇聯增高緊張，却不能對蘇聯的行動發揮牽制作用，當然更談不到制裁。在聯合國中，中共並不投票支持美國制裁伊朗。美國防部長布朗在訪問中國大陸期間，「新華社」兩次更正鄧小平的談話。美國雖將一些可移作軍事用途的精密科技設備轉移給中共，雙方軍事情報的交流似乎也已加強，但仍然談不上軍事合作（日本公開表示反對），甚至美國可能以武器售予中共的傳說，仍然被官方所否認。布朗只稱雙方是「潛在的夥伴關係」，是「平行共同」而非「聯合」計劃，又說美國和中共的關係是「戰略合作」。事實上，黃華訪問巴基斯坦，當然是同布朗商談過的，但那仍然只是分頭「平行」，很難說是「聯合」。卡特總統公開說過美國不玩中共牌，季辛吉也一再強調玩中共牌的危險。這顯

註¹⁵ 〈中央社〉卡達多哈（一九八〇年一月廿日）合衆國際電，臺北，〔新生報〕（同月廿二日）第四版。

註¹⁶ 〈中央社〉倫敦（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一日）電，臺北，〔中央日報〕（同月廿三日）第二版。

示玩牌的構想，經不起事實的考驗，美國是不能依靠它來嚇退蘇聯的。倘若美國因為阿富汗問題，改變它在莫斯科與北平間的均衡政策，那將是更不明智的！

美國以探討當前危機為主的一個超黨派委員會，於本（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二日警告說：「時局正再度把世界推向全面大戰」^⑮。的確，印度洋上美蘇軍艦雲集，美國的B-52戰略轟炸機已開始執行在波斯灣上空的晝夜廿四小時警戒任務，說這是戰雲密佈也並不為過。然而，我們仍不妨肯定蘇聯並未存心觸發大戰，它只是料定美國並無不惜一戰的決心，並利用美國最易表現軟弱的時機來蹈隙前進。例如，一九五六年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一九六八年蘇聯出兵捷克，都是在美國大選年，如今進軍阿富汗，又值美國大選前夕。又近年來美國在越南、在非洲、在古巴、在伊朗所表現的優柔、軟弱，也直接間接鼓勵了蘇聯的擴張野心。不過，進入阿富汗的已不是古巴軍隊而是蘇聯的紅軍，並不能證明蘇聯業已有了大戰的決心。誠如美國前駐喀布爾大使紐曼所說，蘇聯入侵阿富汗，已使它處在攻擊伊朗的「更有利地位」，但由於風險大，將「不太可能」攻擊。他說，如果蘇聯進入伊朗，美國除採軍事反應外將別無選擇。不過他認為，目前情勢尚不足以把美國導至「第三次世界大戰邊緣」，但是却「大大增加與蘇聯的緊張關係」^⑯。紐曼的判斷是相當可信的，至少在本文執筆時，情勢確係如此。

就卡特總統提前兩天公布的他於本年一月廿三日向國會提出的國情咨文而言，它揭示了一九八〇年代美國的五項基本目標，強調美國維持最強大、最具彈性的防衛武力的意志。在外交上美國要與友邦及盟國共同合作，教侵略者付出很高的代價，但仍然是以「和平」方法解決糾紛^⑰。廿三日晚間，卡特在就國情咨文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及全國廣播電視聽眾發表的口頭演說中宣布：「任何外來武力想要控制波斯灣地區的任何企圖，將被視為對美國重大利益的一項攻擊，美國將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軍事力量在內，將之擊退」^⑱。這等於警告蘇聯說，必要時美國將使用軍事力量保衛波斯灣。由於這項警告，有些人就斷言卡特在波斯灣地區的外交方針，已結束了「尼克森主義」，而重返「艾森豪主義」時代^⑲。美國的確應該如此，可是這並不等於說美國要主動走向戰爭。卡特在國情咨文中警告蘇聯「不得干預」巴基斯坦和伊朗，那麼，如果蘇聯正如同紐曼所說，它當前主要的關切是鞏固對阿富汗的掌握，而不致很快地冒險去威脅巴基斯坦或進攻伊朗（雖然它是蘇聯的下一目標），美國似乎也未有進入阿境驅逐蘇聯的計劃，那麼全面大戰就並非迫在眉睫。

註⑮ ▲中央社▽華盛頓（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二日）合衆國際電，臺北，〔中央日報〕（同月廿四日）第二版。

註⑯ ▲中央社▽匹茲堡（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二日）合衆國際電，臺北，〔中國時報〕（同月廿四日）第四版。

註⑰ ▲美聯社▽華盛頓（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一日）電，臺北，〔中央日報〕（同月廿三日）第二版。

註⑱ ▲合衆國際社▽（一九八〇年一月廿四日）華盛頓電，臺北，〔中國時報〕（同月廿五日）第一版。

註⑲ ▲美聯社▽（一九八〇年一月廿四日）盛華頓電，臺北，〔中央日報〕（同月廿五日）第二版。

筆者絕未否認戰爭危險的升高。歷史上的戰爭，多數都不是有計劃按步驟發動，而是由於情報錯誤、判斷錯誤或是事先未曾預料的突發的火花所引爆的。蘇聯過激的擴張行動，如同坐在火藥筒上噴雲吐霧，是有絕大危險性的！可是，我們可以斷言，除了中共以外，並沒有任何國家願見美蘇之間，爆發一場全面大戰。問題是在如何才能防止戰爭危險的繼續增高。就美國而言，那只有在國內增強自信，在盟友間加強互信，並將自己的決心使敵人相信。

自從伊朗扣留美國人質以來，美國國內加強了團結，且正逐步恢復自越戰以來就失去了的自信。蘇聯進軍阿富汗，使多數美國人懂悟到姑息、退讓換取不了和平，保持本身的強大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政府提高國防經費或是恢復徵兵制，不會遭遇多大的困難。這該是美國捨棄失敗主義，以及在此一主義基礎上制定的「和解」政策，並丟掉「玩牌」的賭博心理的大好時機。

沒有那一個西方國家不反對蘇聯侵略阿富汗，此一事件使回教世界由反美轉而反蘇，有些國家願對美國提供基地，甚至印度也爲了自身感受的威脅而反對蘇聯侵阿。事情雖然絕不如此簡單，但美國如能以實際行動維持自己的威信，它的處境應是可以大改善的。美國必須堅決，不反覆無常，使人家認爲它是一個可以信賴的盟邦，自可化阻力爲助力。且可有助於和伊朗（它也感受蘇聯威脅）關係的改善。否則，其他國家願到美國未來態度的改變，它們是不敢和美國保持過於親密的關係的。

近日「新卡特主義」這個名詞很流行，如果它是意味着以實力遏止擴張，維護和平，那麼，第一，美國必須要保有強大的武力；第二，美國必須要有使用這些武力的決心；第三，美國要使敵人相信美國有強大的武力並相信它有使用這些武力的決心。果如此，「新卡特主義」就會有其意義，蘇聯的行動就必然趨於謹慎，暫時鞏固既已奪得的陣地，直到下一次美國又突然改變「主義」再轉爲前進。

五次圍剿戰史（上下冊）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金 十六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台幣十四元
國外：平寄美金 四元
航空美金 十四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發售